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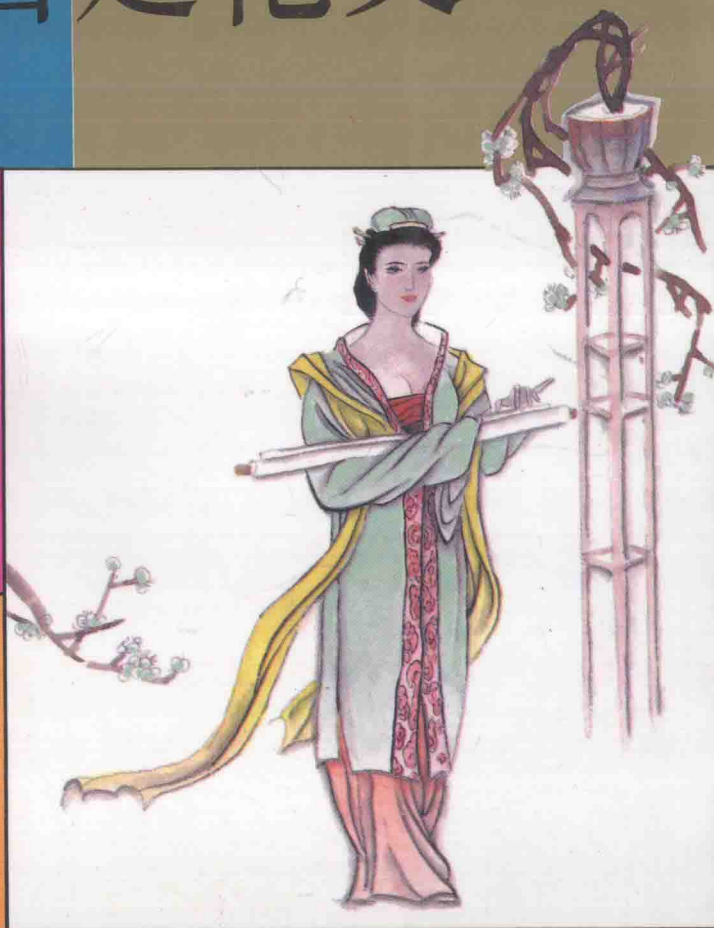
思妃 主编

插图本

历代

宫廷艳史

『宋卷』



宋太祖杀俘纳妻 花蕊妃不忘前情

诗曰：

胜主凭权纳婬娟，强作之合岂有缘。
可怜前君酒后死，红颜自古福难全。

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也无一人是男儿。”这两句凄切的诗是北宋时期太祖妃花蕊所作，是宋灭后蜀情景的真实写照。

说起太祖和花蕊，还有一段风流故事。

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郭威手下的大将，他有才有略，骁勇善战，在朝廷内外的影响很大。在后周前期为夺取土地扩大政权的斗争中，他屡立战功。随着地位的提高，势力的扩大，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。

太祖的弟弟赵光义也是一员大将，与太祖一样在郭威手下做官，常帮助太祖笼络人才，只等有机会就篡夺后周的大权。在赵氏兄弟的谋臣略士中，赵普是最受信任的。赵普常与赵氏兄弟二人密谋夺权的计划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公元960年春，赵匡胤如愿以偿地废掉了后周幼主柴宗训，夺取了后周的王位。

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在一片“万岁”声中，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位置。

太祖建宋初期，国家并没有统一，与之并存的尚有孟昶的后蜀等政权。太祖为了统一全国，与谋臣赵普策划先夺取后蜀政权，于是对后蜀发动了战争。

后蜀是个小国，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不能和宋相比。后蜀人民虽然为了保护家园竭力战斗，但寡不敌众。后蜀主孟昶及其宠妾花蕊夫人被解往开封。

花蕊夫人是最被宠爱的姬妾。花蕊本来姓徐，是徐匡璋的掌上明珠。因她貌美如花，姿态娇美，人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——花蕊，喻她如花蕊一般既美丽又娇嫩。

花蕊不但美丽，而且聪明伶俐。花蕊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才华。徐匡璋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她琴棋书画，歌咏弹唱。待到十六、七岁时，她已能吟诗作歌，更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

花蕊极善解人意，每天都陪着父母谈笑取乐，使得老夫妇晚年毫无寂寞之感。后来，她嫁给了孟昶，也深受孟昶的宠爱。夫妻恩爱，日则同食，夜则同寝，享尽了人间的快乐。

在去开封的途中，花蕊自叹红颜薄福，不免大大感伤。孟昶见爱妾梨花带雨，真是又怜又爱，安慰了一番。他想自己堂堂国君，落在如此地步，也不由得泪流满面。夫妻二人抱头痛哭。

这一日，到了开封，夫妻二人被安置在一住所安歇，等候明日宋太祖的召见。

第二天早朝，太祖传见孟昶。孟昶带了花蕊去殿上谢罪。进殿后，孟昶双膝跪下，口中呼道：

“罪臣孟昶及臣妾花蕊拜见皇帝，皇帝万岁，万万岁。”

太祖看了看他，让他平身而立。

花蕊也折腰下拜，呼道：

“皇帝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太祖早已看到她袅袅娜娜的身姿，现在又听到她婉转清脆的声音，不禁心旷神怡，就有了三分爱怜，忙笑道：

“平身，平身，抬起头来。”

花蕊慢慢地抬起了头，秋波一转，恰与太祖的目光相遇，太祖一下就呆住了，只见花蕊穿的虽不甚华丽，却干净合体，衬托出她身段苗条；脸上脂粉不施，但是仍白净细腻；头上没有带珠宝，但气质不俗；目光中稍带忧愁，更显得楚楚可怜。

太祖见花蕊花容月貌，不由得心猿意马，如失魂魄，呆坐在宝座上，只恨不能把美人拥入怀里，尽情消受一番。

满朝文武见太祖呆看花蕊，互相对视，没有人敢出声。金殿上鸦雀无声，不知谁咳嗽了一声，太祖才猛然醒悟过来，勉强说道：

“孟昶，朕不定罪与你，赐你宅院，下去吧。”

孟昶和花蕊听了忙又跪下谢恩，倒退着出了金殿。

太祖见美人离去，不由得叹息了一声，索然无味地散朝回宫。

太祖回到后宫，走进御书房，早有侍卫们侍候。太祖并不安歇，坐在太师椅上呆呆地想着花蕊。正在这时，侍卫进来报道：

“赵宰相进见！”

太祖心情不好，本想不见，但转念一想，何不让他出出主意呢？于是吩咐道：

“传他进来。”

侍卫们一连声地传了下去。

宰相赵普是宋太祖最信任的谋臣。今天金殿上太祖的失态一点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，下朝后，他就急急地来求见太祖。

“赵普叩见皇上。”赵普边行礼边道。

“免礼。”太祖忙笑着说。

赵普走到太祖的龙书案前，说道：

“皇上龙体欠安，应多多休息，多散散心。”

“朕没有那个兴趣，没有人能替朕解除烦闷。”

赵普笑了笑，说道：

“皇上想怎样处置孟昶及其家人？”

太祖听到他提起孟昶，不由得又想起了花蕊，于是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朕还没有想好，依爱卿之见呢？”

赵普笑着说道：

“孟昶才能一般，即使让他活命，他也不会有所作为，至于花蕊嘛……”

不等赵普说完，太祖忙抢着问道：

“花蕊怎么样？”

赵普看了看太祖的脸色，心里暗喜，说道：

“臣听说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实在是个难得的才女。依臣愚见，不如将她收入后宫。”

太祖一听此言，正合心意，但转念一想，留着孟昶早晚是个祸害，不如除掉他以绝后患，思虑良久，想出一个主意。

赵普见太祖不说话，并且目露凶光，明白太祖有了主意，于是告退了。

接下去的几天，太祖都郁郁寡欢，也不去妃子们的寝宫，每夜都独自安歇，夜间不能成眠，眼前尽是她娇滴滴的燕语声，头脑里迷迷糊糊，一会儿是同花蕊嬉戏，一会儿又是同花蕊吟诗作歌。

太祖不思茶饭，终于病倒了，迷迷糊糊中念着花蕊的名字。

这一日，赵普进宫探病请安，恰逢这时太祖较为清醒。赵普说道：

“皇上龙体欠安，应少操劳国事。”

太祖轻声道：

“卿家不知，朕并非因操劳国事而病，而是想早日解决孟昶的问题。”

“这有何难？待到皇上身体康复就可召孟昶入饮，之后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。皇上还是少忧虑的好，应保重龙体。”

太祖听了这话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病情登时减去了几分。赵普见到这种情况，也就告退了。

第二日，太祖传旨召见孟昶。

自那日孟昶入宫见驾以来，常忧心忡忡。太祖虽没有降罪，但他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。花蕊也同样担心，更多一层的是她眼前常出现太祖那双贪婪的眼睛。虽然这样，夫妇二人仍互相安慰，平静地度过了几日。

这日午后，侍卫传旨说皇上召见孟昶，让他速去见驾。

孟昶提心吊胆地准备好了，别了花蕊进宫去了。见了皇上，仔细一观察，他见皇上的脸上有笑容，于是放下了半颗心。

太祖此时虽然恨透了孟昶，但一点也不表现在脸上。看到日近黄昏，太祖就留孟昶入宴。那孟昶怎敢反对，受宠若惊地陪着太祖饮酒。

不知不觉已至午夜时分，太祖命撤下酒席，孟昶这才告退归家。一宿无话。到第二日，孟昶忽感喉痛，胸间也似有什么塞住一样，水米不得下咽。慌得花蕊不知如何是好，终日在丈夫床前啼哭。

太祖听说孟昶病了，派人来探病，并且派太医医治，但都不见效，太医们都无可奈何。

孟昶已经几日没进水米，人已经憔悴得不像样子，话也不能说了。就这样病卧几日，孟昶命归黄泉了。

太祖听说孟昶暴死，心中暗喜，派人帮助花蕊料理丧事。花蕊一个妇道人家，早没了主意，见皇上派人帮助治丧，谢恩不止。

厚葬了孟昶以后，太祖又追封他为楚王。

刚料理完丧事的花蕊满身缟素，进宫谢恩。花蕊身着白衣白裙，头戴白花，不施脂粉，叩见太祖皇上。

太祖见她两腮消瘦，十分爱怜。又见她身穿素服，越觉俊俏无双，当下不能自控，走至花蕊身边，握住花蕊的手，安慰了一番。

花蕊沉浸在丧夫的悲痛之中。见太祖忘情，又联想到初

见太祖的情景，她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。本来丈夫忽得暴病，就有些蹊跷，现在看来是自己害了丈夫。花蕊想到这里，泪水不禁落下来。

太祖见美人落泪，越发楚楚可怜，愈看愈爱，怎么舍得放开她呢！忙命左右在宫中设宴，让花蕊夫人侍饮。

花蕊强忍悲痛，陪着太祖取乐。太祖饮过数杯，不觉有些醉意，于是命宫女歌舞助兴。

太祖欣赏着宫女的歌舞，一面哈哈大笑，一面拉过花蕊夫人共饮。花蕊本来就不胜酒力，更何况丈夫新亡，正在哀痛之中，饮了几杯，就红云飞上，醉眼朦胧了。

太祖哪里还能自持，一把搂住花蕊夫人，见她香腮带赤，醉态迷人，不由神驰魂荡，索性将她拥入帷帐之中。

本来花蕊服孝期未滿，丧服未脱，是不便饮酒作乐的，但君命难违，也只有强忍悲痛，笑脸相陪。见太祖拥她入帷帐之中，反抗不得，无奈只好依从了他。那太祖见她默许，喜得心花怒放，乘着酒兴轻狂上了。太祖有意已久，一朝上手，真有说不完的情，道不完的爱，直弄得精尽力疲才罢休。

花蕊想自己丈夫已经作古，如今想为他守节已是不可能的了。望着睡在身边的太祖，她心内有了主意。太祖看中了自己的美貌，看来也只有凭美貌来取悦太祖，好使自己得以活命了。

太祖翻转身，睁开眼睛。花蕊见太祖醒来，故意叹息了一声。太祖见美人眉头紧皱，怜爱道：

“美人，有什么难事，只管告诉朕，朕与你作主。”

花蕊听到皇上这么说，又故意地卖关子，迟迟不肯说出

为什么叹息。太祖见新欢不高兴，忙软言劝慰。花蕊这才对太祖说道：

“皇上，臣妾该死，不该在皇上面前说起这事。只是臣妾先前是孟昶的妻子，孟昶已死，臣妾无依无靠，想起这些不由叹息，望皇上恕罪。”

皇上闻得花蕊是为了这事叹息，便哈哈大笑，一把将花蕊揽入怀中，说道：

“美人，这有何难？朕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，供你吃喝玩乐，有朕在，别人怎敢欺负你？”

花蕊听了心里暗喜，又道：

“皇上有三宫六院，佳丽数千。皇上宠爱臣妾，只不过是看臣妾可怜罢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花蕊已泪流满面。

太祖见美人香腮带泪，越发楚楚可怜，忙搂紧了花蕊，怜爱道：

“美人，朕怎会舍你去宠爱别人？明日朕就封你为妃，天天和你在一起。不要哭了，朕的心都要碎了。”

花蕊见目的已经达到，也就破涕为笑，头靠着皇上的胸脯，啁啾地和太祖说着情话。

次日早朝已过，太祖和花蕊才起来。宫女们忙为二人梳洗。梳洗已毕，皇上传膳。只听一迭连声的“传膳”声还没落，已有一溜的御膳师傅捧着早膳进来。花蕊见到这情景，不由呆了，这么大的排场她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太祖笑道：

“美人，你今日就陪朕在这里用膳，过会儿朕见过大臣，就封你为妃，还赐你寝宫一座。”

花蕊听皇上说完，忙折腰下拜，说道：

“臣妾遵命，谢皇上龙恩！”

太祖和花蕊在后宫用罢早膳，早有近侍太监报与在朝外等着奏事的大臣。众大臣于是进殿求见皇上，皇上正在高兴之时，再者想把立妃一事同诸臣商量，于是起驾上朝。

众大臣进殿，口中呼道：

“臣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皇上让他们免礼平身。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奏事，无非是哪里叛乱已除，哪里又夺得土地，都是些得胜之词，皇上更加高兴。听完奏报，皇上说道：

“朕听说后蜀妃花蕊才貌双全，多才多艺，朕想召她进宫，册立为妃，众卿意下如何？”

众大臣皆知昨夜太祖留花蕊夜饮，并且今早太祖没有早朝，知道必是宠爱花蕊，不忍与之分手，今见太祖这么说，就全都明白了。

大臣也有忠奸之分。皇上说完，那些忠臣想太祖初与花蕊同寝，就没上朝理事，长此下去，岂不是要走唐明皇的老路。于是不免劝阻道：

“皇上，我国初立，且四夷未平，现在皇上册妃，恐怕不妥。”

太祖听了这话，一阵不高兴，说道：

“朕册立花蕊为妃，无非想让她帮助朕。听说她贤能并且多才，朕立她为妃，正是为社稷着想。”

大臣见皇上这样说，知道劝阻也是无用，只得默不作声了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赵普上前奏道：

“皇上想册立花蕊为妃，依臣愚见，未尝不可。臣早闻花蕊夫人容貌倾国倾城，并且极贤淑明礼。有这等才女辅佐皇上，则那国家定能统一，社稷定能永固。”

赵普的一番话，正说到太祖的心坎上。太祖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看赵普，心想，多亏他解围，否则今天的事还真的难办呢！

太祖排除了册封花蕊为妃的障碍，心情舒畅，忙让太监传花蕊来见。

花蕊在后宫焦躁不安。她明白立妃一事不能太顺利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听见传她。她忙随太监来到皇帝的龙书案前，飘飘下拜，娇声道：

“臣妾花蕊拜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”

太祖见花蕊出来，喜上眉梢，朗声道：

“花蕊，朕见你容颜俏丽，才智过人，贤淑知礼，贞静有德，今封你为妃，还不快谢朕。”

花蕊见梦想成真，高兴得呆在那里，及听到太祖说到“谢”字时，才醒悟过来，忙跪地叩头说道：

“臣妾花蕊谢主龙恩，皇上万岁。”

太祖也为封妃之事告成而高兴。

众大臣见皇上册封仪式已毕，知皇上必然急于和花蕊玩笑取乐，都知趣地告退了。

众臣告退，皇上刚携花蕊回到后宫，就急忙走近花蕊，扯住她的手笑嘻嘻地看着她，然后，用手搂着她的腰，半扶半抱地把她引到帷帐前，二人并肩坐在床上。

太祖和花蕊都没有说话。花蕊娇羞地把头埋入太祖的胸前，一只手搂着太祖的腰。一只手抚摸他的脸。太祖低头看着花蕊如桃花似的脸，心中一荡，把花蕊推到床上，自己也上了床。

花蕊自被太祖封为妃，虽把前夫淡忘了一些，但仍时时想起孟昶对她的宠爱。想自己初被选进孟昶宫中时，在众多美女中孟昶独爱自己，每日都陪自己吟诗作画。

孟昶生前也是个才子，对诗词曲赋自有一番研究。每下朝归来，孟昶都陪着花蕊玩笑，或作诗，或唱歌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

如今花蕊虽贵为太祖妃，极受太祖宠爱，但太祖要的只是她的身体，看中的只是她的美貌。有时太祖也陪她吟诗作画，但花蕊内心仍然十分寂寞。

每当寂寞之时，花蕊总是想起前夫孟昶。于是，她亲手绘制了孟昶的肖像，挂在床前，朝夕供奉。

这天，太祖早朝完毕，来到花蕊的宫中，早有宫女来报。此时，花蕊正在孟昶的像前烧香叩拜，听说皇上驾到，忙整装迎出，向皇上行了大礼，请皇上里边坐。

皇上来到花蕊的书桌前，见桌上有笔墨纸砚，并有新作的几首诗。太祖本来就没有多大文才，不太懂诗词，见是爱妃所作，就道了几声好，又说道：

“爱妃，近来文采越来越好，作出如此佳句，真不容易啊！”

花蕊作的诗原是悼孟昶的，见皇上这样说，就笑笑没有答话。花蕊命宫女摆上酒席，陪皇上共饮直至深夜。

当夜太祖留在花蕊宫中。花蕊侍奉皇上躺下，自己也躺

在太祖身边。太祖醉眼微睁地看着花蕊。花蕊本来想早点安歇，但见太祖这样看他，就软软地叫了一声“皇上”。太祖把她揽入怀中，搂着她睡了。

次日，花蕊醒得很早，太祖还在睡梦中。花蕊侧头看了看太祖，见他脸上有了很深的皱纹。看着眼前这张衰老的脸，花蕊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张年轻俊美的脸，那就是她的先夫孟昶。想到孟昶，她抬头看了看床头的画像，叹息一声，翻身下床。

花蕊下得床来，穿好衣服，有小宫女上前替她梳洗了。她点燃香，恭恭敬敬地插在孟昶像前的香炉中，然后呆呆地看着，心中默默地祷告。

太祖在床上翻了个身，醒了过来，见花蕊不在身旁，抬头看了看，瞧见她呆立在一张画像前。太祖细看画像，总觉得像一个人。

花蕊见太祖醒来，忙走过来，笑道：

“皇上醒了，皇上操劳国事，应该多多休息才是。”

宫女见皇上醒了，过来替皇上穿衣梳洗。穿好了衣服，皇上遣走了宫女，和花蕊双双坐下，问花蕊那像上的人是谁。

花蕊见皇上动问，灵机一动，说道：

“皇上，自臣妾被册立为妃起，总想为皇上生下一龙子，所以亲手绘制了张仙像。臣妾在家听母亲说过供奉张仙可保生男儿。”

太祖听了毫不怀疑，自语道：

“怪不得朕看着有些面善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想必是在书里了。”

花蕊听了这话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她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这个大宋皇上手里，如果他知道她仍在思念前夫，并且画了像朝夕供奉，后果可想而知了。

太祖和花蕊谈的这些话，过后都不计较了，但宫中的嫔御们从宫女那里听说了这件事，都依样求绘，盼望早日为太祖生下男儿。那时母以子贵，所以宫中刮起了一股供奉“张仙”的风。

花蕊见宫中都供奉孟昶的像，觉得很可笑，但同时也体会到嫔御们这样做有多少说不出的苦楚。被圈在宫墙内的女子都想得到皇帝的宠爱，而得到宠爱只有两个办法，一是凭借容貌，二是为皇上生得皇子。

想到这里，花蕊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自己在她们当中是多么幸运，尽得皇帝的宠爱，这时她才明白得到老皇帝的爱是多么重要，而自己已经得到，那就决不可以失去。

花蕊想把老皇帝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，这既需要笼络皇帝，同时又要亲近皇帝的幸臣。花蕊把自己认识的大臣从头想了一遍，认为皇帝最亲信的莫过于赵普了。

赵普本来是赵匡胤的开国元勋，为宋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现在赵普已经位列诸臣之首，做了宰相。花蕊如果亲近了他，真可以说是地位永固了。

花蕊打定主意要亲近赵宰相，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想办法。恰好这一日太祖正与花蕊在一起饮酒，赵普在外求见。太祖正与爱妃对饮，怎容别人打扰，于是想不见，但花蕊对来报的太监说道：

“传赵宰相进来吧！”

转过头又对太祖说道：

“皇上，赵宰相求见，一定有事相商，皇上怎么能因臣妾之故而不见呢？倘若如此，臣妾怕会招来祸国的罪名呢！”

太祖怎能不明此理？不见宰相怕的是爱妃生气，今见爱妃如此说，真是高兴，遂对花蕊说道：

“爱妃如此明白事理，真是社稷之幸。有如此贤妃，大宋江山永固了。”

花蕊笑而不语。

赵普进来施礼道：

“赵普叩见皇上、皇妃！”

太祖摆摆手，吩咐宫女给赵宰相摆座。赵普谢了座，只用半身斜坐在座位上。

“爱卿，因何事来见朕？”

“皇上，老臣接到边关捷报，我军在同南唐的战争中获得胜利，臣特来向皇上禀报。”

太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，于是留赵普一同饮酒。

花蕊见机会难得，在席上命宫女给宰相敬酒，然后说道：

“花蕊知宰相辅佐皇上辛苦，宰相能为皇上分忧解愁，花蕊自当敬宰相一杯。”

说着举起了酒杯。

赵普怎知道花蕊的计划，听皇妃这样说，真有点受宠若惊，忙站起来，跪谢了皇上和皇妃。至夜，酒宴罢，赵普告退。

赵普回到自己的府第，夫人问寒问暖。赵普细述了进宫面圣的经过，赵夫人也不知是福是祸。

这天夜里，花蕊见皇上喝得有了三分醉意，也不多说什
么，和太祖双双躺在床上。太祖毕竟年纪大了，再加上老来
纵欲无度，身体已很虚弱，又欢乐了半宵，躺在床上沉沉地
睡着了。

花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睁着一双眼睛在想心事，想赵普
能否帮助自己，以使自己在后宫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不知
不觉，天已大亮了，皇上起来早朝。

和夫人思量了一晚上的赵普也想清楚了，皇妃对自己这
样抬举，无非是想拉拢他。做为一朝重臣的他，又怎会不清
楚深宫的争风吃醋之事呢！他决定以后后宫有什么变乱，定
要帮助花蕊，确保她在后宫的地位。

皇上对花蕊妃的宠爱是尽人皆知的。太祖的其他嫔妃虽
嫉妒得要命，但也不敢表露出来。太祖和花蕊也不管别人，每
天总是形影不离，自有一番情趣。

花蕊夫人不但性情贤淑，还善解人意。太祖是一国之君，
国家的大小事情都要由他来处理，再加上年事已高又爱好酒
色，所以常常感到劳累，只喜与爱妃调笑解闷，消除劳顿。花
蕊极明白老皇帝的心理，每当皇帝上朝回来，都要为太祖设
宴，为他歌舞解闷，皇上自然更加爱怜她了。

花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巩固了，老皇帝已离不开她了，日
则同乐，夜则同眠。虽然这样，花蕊对前夫孟昶仍不能忘怀，
总是想起他。

一天，花蕊陪同太祖到御花园赏花。时值金秋，满园菊
花盛开，香气四溢，美不胜收。

太祖见景色如此之美，就命花蕊做诗赞颂，并告诉花蕊

园中的菊花多半是从后蜀运来的。

花蕊听太祖如此说，呆了一呆，看到菊花依旧，可后蜀却早已灭亡，人已作古国成废墟，那凄凉的景象应是苦不堪言的了。想到这里，花蕊不由情有所发，对太祖道：

“皇上，臣妾直言，请皇上莫怪。”

“爱妃，有什么话尽管对朕说，朕什么时候怪过爱妃？”

“皇上，臣妾听皇上说菊花多半是从后蜀运入，想现在后蜀旧地一定是一片废墟，臣妾就做一首诗来咏蜀吧！”

太祖一听爱妃要做诗咏蜀，乘着酒兴，就命她快快做来。

花蕊沉思片刻，立成一首七绝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也无一人是男儿。”这两句诗的凄切自不必说了。太祖听了，不禁击掌称赞。

太祖喜滋滋地把花蕊拥入怀中，轻声抚慰。这位大宋开国君主哪里知道，这是他的爱妃为其前夫所作，也是为了后蜀的灭亡而唱的哀歌呢。

花蕊听了太祖的称赞，自有一种情怀涌上心头。想自己恩爱夫妻被这个皇帝活活拆散，一个命入黄泉，一个在此充当玩物，真是有千种的悲伤，万种的委屈，可是找谁倾诉呢？

太祖见花蕊对他的称赞没有一点欣喜，却似有愁绪萦在心头，只道是她累了，全没有想到花蕊是触景生情，悲从中来。

太祖凭借武力灭了后蜀，杀人夫，夺人妻，但他又怎能夺到一个女人的心呢？